

本司研究先

編主秦鏡陳

102

在當時的泰族習慣，君主的稱號皆冠以「坤」⁽¹⁾，頌有顯貴地位的皇族則冠以「拍一」⁽²⁾，繼後三代君，君主的稱號始改爲「丕耶」⁽³⁾，其稱号主爲「頌綠」⁽⁴⁾或「拍昭」⁽⁵⁾，在速古台時代所寫著的書籍上，仍未有發見，始用於阿瑜陀耶時代。

依碑銘所載，坤室利因妙特皇有三位太子；第一位無名，因幼時夭折；第二位名「萬猛」⁽⁶⁾；第三位亦無名，惟和坤參春⁽⁷⁾門象勝利後，始發揚名爲「拍羅摩坎亨」⁽⁸⁾。

據「素馨佛像史」及「哥加拉馬利尼」載：哲里達滿那空⁽⁹⁾，一係速古台時代第一世坤室利因沙特皇朝的屬國，謂哲里達嗎那空王（即六坤王）自錫蘭島求得素馨佛像獻給「洛巨拉查」⁽¹⁰⁾，速古台皇，時爲佛曆一千零零年。然而史書所報導的，著書的人或許誤會，把紀元下得太早了。實際上，坤室利因沙特皇朝始獲得素馨佛像，而非坤室利因沙特皇朝。在坤室利因沙特皇朝，速古台的版圖不甚廣闊，依碑銘載：猛促（位於薩臘可半，現屬皮遠縣）⁽¹¹⁾，隸屬達特⁽¹²⁾，治一王坤參春領軍麾猛達，坤室利因沙特皇驍軍抗戰，惟夫利，坤室利因沙特皇門，大勝坤參春，致軍潰退，猛達距速古台僅三天的路程，再加上四或五天的路程，即達猛促⁽¹³⁾。檢查地圖，可證出當時速古台的版圖不甚廣闊，雖然碑銘中舊述及在坤室利因沙特皇朝，坤羅摩坎亨曾東征西討，但所領有的版圖依然

這位麥加拖，後來成為拉查特叻王系的始祖，號天漏王（तात्पुर राजा）。依亞陀菲不爵士所著的緬甸史載：謂係泰族，而非拉曼族。這層大概係事實，因「拉查特叻」載：麥加拖原任職於速古台都，繼後始移居緬甸，由於獲得速古台皇的贊助，結果在拉曼得稱王，這符合了碑銘的紀載，謂速古台時代坤羅摩甘亨皇朝有屬國稱「鴻利鉢底」（होलिपदी）。

麥加拖在佛曆一八二四年稱王於拉曼，應知坤羅摩坎亨皇仍在位，且已即位多年了。因所紀載的內容，麥加拖在速古台都服務，官至大臣，然後始轉赴拉曼者，據此我們不難推測出，坤羅摩坎亨皇大概在小曆六三九丑年，即佛曆一八二零年即位，明言之，皇即位的年代，最低限度，必在麥加拖得莫德麥城的前四年。

申羅摩坎亨皇，實係婆族歷代君主中最英明最剛勇的一位，冠以「大帝」稱號而無愧。努力東征西討，附近的城巿皆歸一統，甚且拓展版圖，為各時代之冠。碑銘中嘗明白地紀載着遠古台郡所領有底廣袤的版圖：北有猛帕(^{மங்கப})，猛南(^{மங்கந})，而至猛爪哇(^{மங்காவ})，即現時的琅勃刺邦(^{லங்கா})。東有猛薩琅(^{மங்காலா})，現在彭世洛府東岸，在摩伽陀語的史語中譯奧卡巫里(^{ஓக்கா})，兩支流域(^{இரு பாகங்கள்})，現在彭世洛府東岸)。猛隆(^{மங்கால}，即猛龍^{மங்கால பழை}舊址)，猛弱齊(^{மங்கால சீ})，大概是現時位於怒河(^{ஏற்கான பாகம்})流域的至利貼城(^{ஸ்ரீதீசுமி})，猛薩卡(^{மங்காக})，大概是猛鄧限(^{மங்காநிலம்}或砂功邦空府(^{ஸ்ரீகாந்தி})，包括湄公河流域，而至萬象(^{ஒங்காராகிரி})，及萬堪(^{ஒங்கனி})，位於萬象南，確切地點未查出)；南有猛空梯(^{மங்காநிலம்})，大概是現時的波集府(^{புஜூரை})，猛拍萬(^{மங்காவனி})，就是現時的北攬坡府(^{நாலாங்காலை})，猛拍烈(^{மங்காலே})，即是猛訥卡巫里(^{மங்காநிலம்})。猛成潘浦尼(^{மங்காநிலம்})，佛丕不(^{புபுநி})，佛丕脫落；但不難推測出，有處鋪至利——即脫那塞麟(^{தெநாஸ்ரீம்})——，猛隨羅耶(^{மங்காயே})，六坤(^{மங்காநிலம்})而至濱海地；西有猛促，(此處碑文脫落)——鴻利鉢底(^{மங்காபி})，而至五洋(^{மங்காபி})，即孟加拉灣)。這就是坤羅摩坎亨皇統治遠古台郡時所領有的版圖。

依碑銘中所紀載的城名，頗引人注意的，就是現時西北省的諸城，未有列入，如遐力勃猶 (Haibhuaya)，清萊 (Xienlae) 等。至于東南面，如羅斛 (Luohu) 阿瑜陀 (Ayutthaya)，猛那空那育 (Mengnakhon Nakhon)，已真 (Ayutthaya)，萬佛底 (Wangphet) 以及尖竹汶 (Chanthaburi)，相信這些城市，在當時必另有名稱，同時相信各城市皆已被建立，可是坤羅摩坎亨皇的碑銘裡，為什麼沒有紀載？僅就西北省而言，依庸那迦史載，當時坤孟萊 (Kun Meng Lay Men Ruy) 統治着百萬稻田國 (Lang Na Thai, annualdu

猛洛坤開蘭卡 (Mang Lakhon Khaek), 即現時的喃邦府 (Nan Phaeng), 猛邁力勃猜 (Mai Phayao), 即現時的撣噴府 (Sain Phrao), 普通 (Ketin Mai Phaeng), 中國史乘稱八百), 猛清萊 (Xienrai Phaeng), 猛洛邦銀央 (Ung Ngan Yenang), 即景義 (Xiensong), 均受坤孟萊所轄, 自成一獨立國; 至于猛拍天 (Mang Phat), 則為坤孟萊 (Mang Song) 所統治, 自成一國。坤孟萊及坤岩猛, 皆係坤羅摩坎亨皇的至友, 具有密切的情誼, 因此未附屬於速古台。

關於東面, 大概是基於其他原因, 依作者的意見, 以為羅斛及阿瑜陀, 例如不是荒城, 則已合併於烏通城的統治, 不足其他的城市, 大概仍受吉蔑王的統治, 不屬於速古台, 因此碑銘未有紀載。

坤羅摩坎亨皇統治時代的所有城市, 其中可列入屬國的, 共有七國, 即猛爪哇國, 猛南國, 烏通國, 六坤國, 莫德麥國, 鴻刹鉢底國, 猛東烏國 (這些屬國, 均有藩主統治, 其中亦有與速古台烏族有關係者, 依據坤精秦文所譯的「欽定續通志」所載: 稱泰國為暹羅國「直至現在還是這樣」, 照書中的解釋, 原是兩國, 邊國在北, 羅斛國在南, 後羅斛併進「這大概是阿瑜陀耶時代第一世烏通皇朝而言」, 成為一國, 稱邊羅國迄今「照中國史乘所載的通國, 必由Syaek (沙克) 字演譯而成的, 這是指速古台無疑; 至於羅府國, 當然是來自Lvo (樂), 這項稱呼, 必起自吉蔑族仍統治有此城的時候; 惟可異的, 中國史乘的羅斛國, 一直到坤羅摩坎亨皇朝還存在, 但細加觀察後, 中國方面所稱的羅斛國, 就是指烏通皇所統治的國土而言, 因坤羅摩坎亨皇朝, 羅斛城及阿瑜陀城業已被併入烏通皇的版圖內; 由於習性, 中國方面仍然稱羅斛國。

坤羅摩坎亨皇朝底種種史蹟, 作者特依照各種史籍所載的, 詳列如下:

小曆六四四年, 即佛曆一八二五年, 中國史籍載: 元世祖遣何子志使通國修好。(譯者註)

譯者註: 元史載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六月己亥, 命何子志為管軍萬戶, 使通國, 惟這位何子志未祇達通國, 丹隆親王則不知, 因此譯元史的坤精秦文未有譯出, 即在同年十月, 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通國, 宣慰使尤永賢伊蘭等使馬八兒國, 舟經占城, 均被執, 或遣兵征之……至元廿年(公元一二八三年)正月, 又殺何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見馮承鈞譯文廣印度兩道考, 下列有關元史註, 皆根據同書)

小曆六四五六年, 即佛曆一八二六年, 碑銘載: 坤羅摩坎亨皇首先創立泰文。

小曆六四九年, 即佛曆一八三零年, 碑銘載: 坤羅摩坎亨皇發掘室利薩察那塗城的佛骨灰, 供人民禮拜, 然後建塔裝盛佛骨灰, 且建厚牆圍

佛骨灰塔。

小曆六五一五年, 即佛曆一八三一年, 中國史籍載: 羅斛國(烏通皇)首次遣使赴中國。(譯者註)

譯者註: 元史至元廿六年(公元一二八九年)十月辛丑, 嚸哥二女

人國遣使來貢方物。

小曆六五三卯年, 即佛曆一八三四四年, 中國史籍載: 羅斛國第二次遣使赴中國。(譯者註)

譯者註: 元史至元廿八年(公元一二九一年)十月癸未, 嚌哥國王遣使上表, 以金書字, 仍貢黃金象齒丹頂鶴五色鸞翠毛鳳角

鵝海龍腦等物。

小曆六五四己年, 即佛曆一八三五年, 碑銘載: 坤羅摩甘亨皇建立噶南石板 (Khao Nakhon), (譯者註)

譯者註: 在此年中, 丹隆親王未列中國史籍的紀載, 其實元史仍

載: 至元廿九年(公元一二九二年)十月甲辰, 廣東道宣慰司遣

人以通國主所上金冊詣京師。

小曆六五五辰年, 即佛曆一八三六年, 中國史籍載: 中國第三次遣使

通國(譯者註)。

譯者註: 至元卅年(公元一二九三年)四月甲寅, 詔遣使招諭通國。

小曆六五六午年, 即佛曆一八三七年, 中國史籍載: 通國王敢木丁入朝。(譯者註)

小曆六五六午年, 即佛曆一八三八年, 中國史籍載: 通國第一次遣使

入朝, 時通國與麻里予兒發生兵爭, 中國君主有旨諭雙方和解息爭。(譯者註)

譯者註: 元成宗元貞元年(公元一二九五年), 通國送金字表, 欲朝廷遣使至其國, 比其表至, 已先遣使, 蒼彼未之知也, 賦來使素金符佩之, 使急追使同往, 以通人與麻里予兒, 舊相讎殺, 至是皆歸順, 有旨諭通人勿傷麻里予兒, 以諒爾言。

小曆六五八申年, 即佛曆一八三九年, 廣那迦迎史載: 坤孟萊建景遇城,

小曆六五九酉年, 即佛曆一八四零年, 中國史籍載: 通國第二次遣使

入朝(譯者註)。

譯者註: 元成宗大德元年(公曆一二九七年)四月壬寅, 賦通國十二月癸亥, 賦金齒羅斛來朝人衣。

譯者註: 元成宗大德元年(公曆一二九七年)四月壬寅, 賦通國

羅斛來朝者衣服有差。

小曆六六二子年, 即佛曆一八四三年, 中國史籍載: 通國王第二次入